

# 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解读中国古诗词

崔译文

(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重庆 400031)

**摘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阐述了语言符号的相关定义及原则,对解读中国古代诗词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笔者主要借语言符号学思想分析古诗词,探究古诗词的文字意象,从能指与所指的角度出发,挖掘其蕴含的深层文化,以增进对古诗词的理解。

**关键词:**语言符号学;古诗词;解读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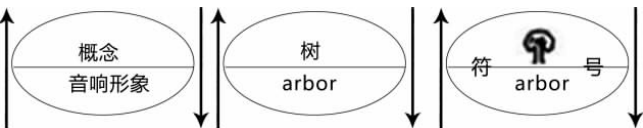
**文章编号:**1673-2111(2012)02-0056-02

## 1.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

最早对符号进行研究的是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他将病人的症状看作符号,被称为“符号学之父”。但符号学在当时仅仅依附于哲学、语言学等学科,并未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现代符号学直到 20 世纪才真正的建立起来。“现代符号学之父”索绪尔在他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曾这样描述符号学:“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我们管它叫符号学(sémiologie,来自希腊语 sēme i on‘符号’)。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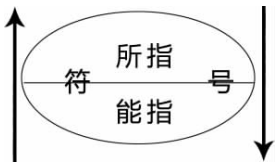
索绪尔注重符号的社会功能。“索绪尔率先将语言同社会生活中其他各种符号系统相提并论,从而把语言研究放到了他所谓的‘关于符号的统一科学中进行’”。<sup>[2]</sup>他认为语言是具有社会性的,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可变性和不可变性,语言状态可区分为静态和动态。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所阐述的关于语言符号学思想中,有两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能指(signifiant)与所指(signifié)。文中索绪尔将语言符号定义为“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sup>[3]</sup>,他认为概念是比较抽象的思想单位,而音像单位是属于感觉的,它与概念相对而言是更为“物质的”,用下列图示可以清晰的表明语言符号的对应组合关系:



他认为符号“在日常使用上,这个术语一般只指音响形象,例如指词(arbor 等等),人们容易忘记,arbor 之所以被称为符号,只是因为它带有‘树’的概念”。<sup>[4]</sup>在随后的阐述中他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

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sup>[5]</sup>。



同时,索绪尔还提出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他认为符号的任意性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并且“这个原则是头等重要的”<sup>[6]</sup>。它的任意性表现在我们在学习外国或异族语言时,“无法从读音推知意义,也无法从意义推知读音”<sup>[7]</sup>,且相同或类似的音在不同语言中可以表达不同的事物(如英语的“I”与中文的“矮”),相同或相似的事物有时则可以用不同的音来表示(如中文“姊妹”英语则为“sister”)。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就创造能指与所指联系的情况而言的,一旦进入交际,语言符号就变得很稳定了。这主要是因为“符号的任意性本身实际上使语言避开一切旨在使它发生变化的尝试”<sup>[8]</sup>,且“一方面,语言处在大众之中,同时又处在时间之中,谁也不能对它有任意的改变;另一方面,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在理论上又使人们在声音材料观念中间有建立任何关系的自由”<sup>[9]</sup>。

## 2. 运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来解读中国古诗词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蕴涵的语言符号学理论丰富,对文字、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等都有一定的指导所用,现将其用于解读唐宋诗词中意象的分析、鉴赏。

### 2.1 运用能指和所指要素解读古诗词

结合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及罗兰·巴特的思想(即“能指是表达的形式,所指是表达的内容,任何一个符号,一方面是物质的呈现,另一方面是一种精神的反应,是主客体的统一物”<sup>[10]</sup>)来分析古诗词,可以将其中的语言符号剖析为三部分,即:声音或书面记号的语言物质外壳(能指);由诗词描摹的具体对象(一级所指);心象构成的画面所指指向的意义(二级所指),这些指向的意义又可从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两方面着手分析。接下来,笔者主要借语言符号学思想中能指与所指要素来分析古诗词,探究古诗词中文字的意象,挖掘其蕴含的深层文化。

以李清照的这首《念奴娇·萧条庭院》为例:

萧条庭院,有斜风细雨,重门须闭。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恼人

天气。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阑干慵倚。被冷香销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晴未。

这是李清照早期的作品,是一首闺怨词。作者通过 10 余个具有特定意义的语言符号,生动的塑造出一个伤春又伤别的女主人公形象,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此人与丈夫离别后的寂寞之情以及从伤春的低落情绪到盼望春游的心理转变过程。

“萧条庭院”一下子就让人们脑中浮现花草凋零、人烟稀少的庭院景象,这在人们脑中生成的一级所指转换成作者想要表现的更深层的意义,即寂寞孤单(二级所指)。紧接着又出现“斜风”、“细雨”、“重门”,这三个词语也承袭了前文的基调,继续营造出萧索冷寂的氛围。“风”是唐宋词文中经常用到,词人通常以风寄托相思之情,抒发怀人之感,渲染凄清的气氛。“雨”在人类情感中所沉积下来的不只有甘霖,还有苦雨。“苦雨”总是能雪上加霜,让人旧怨中又添新愁。纵观唐宋词作品,“雨”的二级所指更常见的不是表现欣喜,而是以雨喻愁,抒写痛苦的愁情别绪。这深处凄风苦雨中的“门”,浸透着作者的惆怅与寂寞孤独。这三个语言符号前还分别用了定语来加以修饰,更让这满目萧然发挥到了极致。

第二句中有相继出现了“柳”、“花”等语言符号,他们集结在一起展现出一幅春的景象。说到“柳”、“花”,人们不免想起那杨柳依依、春花烂漫的景象,而这正预示着春天的到来(二级所指)。“寒食临近,春意渐浓,词人应该欣喜才对,可是她却说这天气是‘恼人’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她当时心中另有牵挂,别有追求,因此才愈觉庭院萧条”。<sup>[1]</sup>

第四句“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中“征鸿”点明了词人感到孤独寂寞的原因。熟知大雁习性的就能体会到这征鸿背后透露的意义(二级能指)。“大雁像人类一样看重夫妇情义,雌雁死了,雄雁即鳏居,而雄雁死了,雌雁则守寡,都不再与别的雁交配,于是大雁常用于象征坚贞的爱情。而现实生活中的李清照不但经历了与丈夫分离之苦更遭受了亡夫之痛,因此词人常借雁意象表达对爱侣的思念之情。”<sup>[12]</sup>

文中下阕第一句仍然延续上阕萧索冷寂的气氛。“‘帘’的符号能指,在声音上讲,从‘廉’声;所指意义为遮蔽门窗的用具”。<sup>[13]</sup>而在文人们的笔下,它的二级所指被揭示了出来。在本文中“帘”和上文众多意象符号感情一致,委婉的表达“伤心人”兰闺秀阁中的多情女子,轻轻的寂寞、淡淡的忧伤。

“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话锋转变,呈现出强烈的春游的念想。“清露晨流”不禁让人联想到清晨露珠聚在叶子上,一滴一滴的往下淌,然后又在地上集结。“新桐”,梧桐树到处萌发出新芽。好一派春色盎然的景象,难怪词人会有游春的想法。

词人成功的运用这些具有深层意义的词完美的完成了整首词情感基调的转换,把词人在此情此景中的心理即变化细腻且真切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 2.2 运用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解读古诗词

前文已经提到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古诗词的语言符号同样遵守符号的任意性,尽管其所指分为了两级。在分析李清照《念奴娇·萧条庭院》时,笔者阐释了风、雨、柳、花、征鸿等所蕴含的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所指。这些所指的产生也是受到了民族文化、个体心理因素、文章行文基调等的影响,具有任意性。下面分举三个例来阐释其任意性。(1)所指(特别是二级所指)与民族文化有关。以植物为例,如“竹”,中国古代的诗人词人常用竹来形容人的品格高尚正直,而英国人却没有赋予它更深层次的意义。(2)其还与个体心理因素有关。如晏殊笔下出现的“云”显露出富贵之气和相思相交织的闲愁,而柳永笔下的“云”则描绘出仕途落魄、生活困窘、相思中伴着凄婉怅惘的感情。(3)其还受到上下文及整个行文基调的影响。如“雨”,李之仪的《浣溪沙》中的“雨”渲染了愉悦了色彩,是逢时的“甘雨”,而辛弃疾《清平乐》中的“雨”则是增加萧瑟破败氛围的“苦雨”。

符号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的,一旦进入交际,它对使用的人来说就有强制性。古诗词中语言符号所指与能指的关系同样如此。前文提到二级所指的产生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具有任意性,但当其与能指的关系在语言集体中固定下来,就不能再随意变动的,如果随意创造所指,会使读者不能准确甚至不能理解作者所要传达的意义。如“莲”,因其“出淤泥而不染”,被历代文人用以表达高洁的品质,且有周敦颐的名作《爱莲说》,更让莲高洁的形象深入人心。如果某位作者用“莲”来传达长寿之意,很多读者应该会觉得一头雾水,无能理解。

从《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蕴含的语言符号学思想来分析中国古典诗词。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笔者希望通过对话语言符号所指能指的分析,对其所蕴含的深层含义进行科学的阐释,让更加完整的社会文化背景、诗人情怀及符号深意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能更好的理解诗词中的深意及情感。

## 参考文献:

- [1][3][4][5][6][8][9]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8,102,102,102,103,109,113-114
- [2]孟庆艳.文化符号与人的创造性——西方早期符号理论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6:55
- [7]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9
- [10][12][13]辛衍君.唐宋词意象的符号学阐释[D].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2,122,79
- [11] 试论李清照词的审美价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7b15b5010009hw.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7b15b5010009hw.html)[EM/OL], 2011-08-22